

特所擬吊古戰場文及今具在後世有目者自能品題而雜置芟度以希聲譽何視之不廣耶

宋史張忠定與寇忠愍布衣交也寇兄事張常面折不少恕不以貴而有所改寇之入相

張時帥成都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後知陝張適自成都還寇嚴供帳大為具以待將別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張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錄曰詠之讒準不學果何所見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準之欲人懷惠已非無我之公而拒人拂鬚甚失容人之量未免在朝則自矜其功在外則自伐其望功名所在切然

動情豈惟不附孫奭之論而且迎合朱能之謀致使門人得而議之朋友從而惜之孤注之讒無足怪矣使能讀書明理置然自得平生事業豈復有如澶淵之役者哉功成之後奉身而退付是非得失於不聞

天下後世之公論不啻如斯而已也然則能感雷陽之枯竹不能照汗簡之遺編矣乎

唐介為御史當仁宗朝張貴妃寵冠後庭伯父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力

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并劾彥博帝怒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等言也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朝中士大夫各以詩送行獨待制李師中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

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後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直聲動於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錄曰愚觀子房之事師中之詩蓋不惟直聲動於天下而主上寬仁之德可傳後世大臣服義之美可法縉紳自此以後則車蓋之怨螫龍之誣紛紜疊出遂致矛盾終身一往不返而朋友之義君臣之德大臣

之量胥失之矣

歐陽脩朋黨論畧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

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寸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為

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錄曰脩之論千百十言其旨歸不越乎周比和同兩詞而已至孟子反發善與利之說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

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夫徒同類也人君苟能究心聖賢之學深明義利之辨則君子小人不待較而自明矣仁宗天資粹美惜無學問為之開導是以邪正無辨慶曆嘉祐之間雖君子滿朝而小人互

進送為治忽未能純乎元愷絕乎共堯以
造雍熙之世一再傳而為神宗王章蔡呂
之徒朋淫黨奸孳孳為利而大亂作矣斯
論也豈惟筮龜之昭灼其千古之明鑑歟
司馬光與范鎮同心友善相得甚歡當熙寧

特三

九

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
其道德風派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
以榮辱天下皆自以為莫及也嘗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夫既
相約而後死者又必為志其墓故君實為景
仁傳畧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
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建儲英宗時論濮議神宗時論新
法其言若出一人又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凡
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鍾律則及復相非
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也
錄曰愚觀誠之一字而人之吉凶禍福進
退存亡靡不由之蓋熙寧元豐之間天下
之是非清矣至今百世之後如言君實景

仁若辨白黑者誠也誠則無妄矣動而健
剛中而應豈待謀而後同哉彼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者不誠也不誠則妄而匪正悖
於人理天道所不祐何善終之有乎故一
則生同傳死同誌民到于今稱之一則面

相若皆二公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正言鄒浩士田翟田畫議論慷慨以氣節相
激厲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
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至是
論之惇抵其罪除名編管新州浩既得貶畫
迎諸途浩見之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
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
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
者未止此也

特三

十

錄曰畫之言達者之論也君子必以是存
於心而後成敗利鈍死生榮辱無所繫於
其懷雖然非所欲也彼九天蓋宇萬彙明
熙豈故效蚩之鳴蠶之韻哉不得已而地
道失靜君子惟計倫理之輕重道義之淺
深非有所為也以真哲二朝皆崇劉后而

明肅卒以正終崇恩疑於自盡志完今果
完矣然則雖死猶不死而况於真不死乎
若仁宗廢郭而立曹猶為彼善又不可以
此時而同彼時也

安定先生胡瑗惠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
遺經業尚趨持祿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
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
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為諸生
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
月剗剗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
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
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
跡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
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籌數之類其在
太學亦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
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
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
也
錄曰錄安定者濂洛之風未廣蘇湖之教
居先既無先傳後倦之心兼以明體通用

特三

十一

之學當是之時人材日盛國運日隆風俗日淳德業日厚未必不由明師賢傳有以先之勞之也

二程先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

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成德尤著絢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

不忘學人謂明道平和簡易惟質夫度幾似之又曰質夫沛然額才器可大任所造尤深所得尤粹胸中闊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

也達良佐英果明決強力不倦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

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酢德宇粹然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

然有文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質可以進道招使肄業盡棄所學而學焉 繹與焞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嘗曰吾晚得二士者是也 大鈞強明直諒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

行以孔子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大臨深潛縝密本

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若剛矣能除去過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何事不可為不剛終不能成事 錄曰錄程門者有宋一代道學大明其上者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濂溪以來一人而

已。是後明道濬其源伊川會其流晦菴揚其波駸駸乎無有窮已其所以淑人心明道術敦風化之本原厚邦國之元氣究其用心直欲上躋三代之盛而後已焉此其道義顯著後世鮮能及也

屏山先生劉子輩忠顯公幹之子憤父死難隱居武夷山與胡憲劉勉之交歡相得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晦菴一人而已嘗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不遠復之言告晦菴俾佩之終身後卒為

儒宗 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平生危坐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其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學于頤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

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崇安力田以奉其親從遊者益衆日與學者訓接以為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

遂翕然悅服晦菴嘗言事籍溪最久得其學為多 白水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晦菴得道統之正

自三先生始 錄曰觀韋齋臨終所托以其子不惟傳道受業之功而實兼宗主依歸之意蓋晦翁本新安人始也寓居崇安終也徙居考亭皆依子羽以為之所後遂為堂堂闕里與

皆依子羽以為之所後遂為堂堂闕里與

東魯並稱可以見古人恩義之重師資之

情視今以為何如哉

晦庵先生門人甚多最著者黃榦李燾劉燾
劉炳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 榦
夜不設榻不解帶志堅思苦晦庵妻以女及

病革以深衣并所著書授之訣曰吾道之託
死無憾矣遂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
經理朝夕不倦 燾初告以曾子之旨致遠

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因以弘名其齋
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從而折
衷之諸生畏服故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于也燾又言凡人不必待
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
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燾發明
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周易解說雲莊

外蒙續蒙行世 炳從學一以講道明理為

心晦庵釋四書及傳易詩通鑑綱目太極圖
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其間多所是正著四
書問目綱目要畧終謚文安學者稱陸堂先
生 洽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

諸子百家山經地志無所不讀朱子嘉其篤
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
子也自少尤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
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
表行于世 淳少習舉業林宗臣見而奇之

曰此非聖人事業因授以近思錄淳盡棄其
業而學焉及晦庵至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
晦庵曰吾南來喜得淳後沒尤追思之為人
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
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 方

羊之裘其牽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孤裘則
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
服善則益踞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
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
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

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
彌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
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
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
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法嫌疑定猶豫吾即

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
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財粟操畚入
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
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
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不足以成臺址

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
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
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
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
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
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及國
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
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
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凡率弟以私

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楊雄撰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
亦顏之徒晞驥之馬亦驥之乘○詩人之賦
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門而用

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姪○刀不利筆不鈐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 楊雄撰 虞翻注

鷹萃于林獵入于泉○鳴鳩在林笑彼衆禽○淮南王安多華少實○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歸焉○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白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東萊先生呂祖謙夷簡六世孫也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益從林之奇汪應辰胡

符四

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嘗讀陸九

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適主禮部試偶得一

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皆

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學士

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益委館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

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

名皇朝文鑑蓋其學以關雎而旁稽載

籍不見涯淡心平氣和不三其異一時英偉

草莽之士皆歸心焉自少下急一日誦論語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乎時忿憤之心渙

然冰釋故晦翁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

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

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

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

歿郡人即而祠之

錄曰愚觀濂洛關閩之學各有攸起吾浙

自宋南渡後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

於其始而後何玉金許諸儒輩出奮於其

間以至 本朝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

葉琛龍泉章溢

太祖嘗稱四先生而不名彬彬乎郁郁乎而

發實呂公倡道之邦不可以不著也錄之

西山先生蔡元定生而穎悟父發授以程氏

語錄并經世正蒙諸書曰此孔孟正脉也遂

深涵其義既長辯折益精登西山絕頂鑿

讀書閣朱熹名徃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

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

與義俾四方來學者先從質正焉時韓侂胄

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排擊沈繼

符四

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聞命

不辭求即往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

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

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

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

可與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日衆士子莫不樞趨聽講有名士雖挾才簡傲亦瑞服謁拜執禮甚恭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本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

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嘉釋四書及為易經傳通鑑綱目皆與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之起蒙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喪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是故陳蔡不能移匡人不能奪叔孫武叔不能毀司馬桓魋不能害而况一時之浮議諸人之私論哉雖然竊以比之今時大不同也何也宋季人心尚在士風尤存其排抵承望者有限也是以士子尚知樞衣趨席心服謁拜今之人心澆極士氣薄甚其揶揄非笑者無窮也尚安往而非困境涸轍可憎可畏

之途哉觀者又當辯矣

陳同父亮才氣超邁議論風尤存丈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下五論不報退居永康力學著書淳熙中詣開極言時事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

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馬亮胆之踰垣而避覲不悅大臣亦惡其直交沮之亮笑曰吾欲為杜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傳一官乎後渡江而歸所學益博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氏嘗自謂曰研窮義理之精微

辭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體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睥面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胸襟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

錄曰愚觀天下之理勢枉不極則伸不大宋自光寧以來談切道學幾於無所容矣以為正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而戒謹恐懼之說祇為欺世若陳賈林栗京鏜胡統

沈繼祖劉三傑何澹劉德秀之徒駕言醜抵攘臂肆志至投竄迫逐殆無虛日吾道至此可謂枉之極矣然豈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揭然特立不旋踵間理宗者出崇尚道學旌獎儒風不獨周程張朱之表揚

而且蔡呂諸賢之作氣然後知雲雷交發而日月倍明蛇虎為妖而鳳麟益顯真有以推倒二世之狂軌開拓萬古之人心如同父者豈但一日之長而已哉

元史草廬先生吳澄自幼穎悟及長知用力聖賢之學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時詔求賢御史程鉅夫舉至京師請置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行省採元明善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嘆曰與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

真身在丞董士選迺之於家親執饋食亦曰先生天下士也至大元年召為監丞先是許文正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父之漸失其舊澄至命諸生以次受業晨起燃燭堂王日晏退燕居之至執經問難者接踵

而至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直至夜分雖寒暑不易為教法四條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為人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聲聲使人渙然冰釋嘗者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

竹四

五

也以下其亨也朱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耳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孰為今日之貞乎其以斯文自任如此

錄曰愚觀元之立國未聞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徒以魯齋草廬二公上以帝王之道聞于其君下以儒先之說淑諸其人僅能延百年之命脉而已非有繼往聖開來學

之大制作大氣運也其著悅以元亨利貞喻今古道統愚意邵子皇極經世之論更為切近以草廬言之其時其事殆天之冬乎未可以為天地交也

皇明名臣錄潛溪先生宋濂幼從游鄉先生

翰林待制柳公貴侍講學士黃公潛洪武初由布衣召入授太子經奉書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進德備業以副天下之望

太祖覽書喜悅賜書寵答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未之是為跡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

是為得體也時在朝若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饗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動臣名卿俸德耀功之文悉皆論次紀述至上欲俾參大政固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與人友和易任真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內誠外恕一出於正常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

將四

六

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晚得天台方生其為人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間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也

錄曰宋潛溪之堅辭大政也有以哉夫明

與行未能兼得也以教太子淑人心立國制闡遺文沛然而有餘以參大政默然而不足時不同也而遜志之相處若陰為他日綱常倫理計者想其平居之議論門

墻之講習決非抽黃對白繚詞繪句而凡朝政之得失國運之否泰儲貳之負荷憂患之隱伏所不能見之行者必昭晰不遺以是而後能卓然無負於

聖祖之義則當時執政者所未能及也正學先生方孝孺受學於潛溪之門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究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及長徧交名士如蘇伯衡胡翰輩劇切研究鈞深致遠溥貫經史自備身刑家以至於國動可師表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故

將四

七

列所當勉之目為二十歲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為警戒謂化民必自正家如故又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謂今之學者習前聞之弊竊成說為文辭雜者佛為該博志氣汚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故嘗

奮然而起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為學賊其身者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其所自視直欲上接夷齊下揖于逢殺身取義至死而不顧焉

錄曰伊周之所以事君何也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太甲賢又反之管蔡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孔孟之所以為學何也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故不為苟避也先輩之講如與今時何以異哉而能身體力行之者鮮矣是可遺而弗錄乎

王忠文公禕與宋潛溪同游柳文肅黃文獻之門一時交友贊之者若胡教授翰曰勃平山出水湧與黃如出一律清江胡御史行簡曰源委雖出黃公其深造自得過之潛溪則曰勿時所為幅程廣而運化宏光焰燦燁起諸公間譬之構厦屋者掄材甚多而基緒亦

以廣矣及踰弱齡則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兩電集五采競明而十日並照譬之臺閣已建程礎駢列舳舻高騫而氣象益以沈雄及乎年踰四十其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而愈深味之而弗竭譬之堂庀嚴

特四

邃左俎豆而右琴瑟鴻儒鉅公冠冕佩玉雍容揖遜於其間而間巷章布之士欲望其餘光而不可得也故公之謀畧運于帷幄功業顯于治民文章用于垂憲道學見於格君忠義著于死事噫是可以論公矣比以厄於胡學一事論之公之全不專是云

錄曰愚觀 明朝亦起淮右所用多彬彬文學之士與販屠屠狗者異然皆吾浙之英而不拘鄉土與南陽近親亦不相睥其間乃有如華川之死節正學之拘義視彼隨何周昌之徒何萬萬也推原其故蓋以當道學大明之後所興起於發儒文獻之徵與漢初救於秦習者大相懸絕然則雖國勢搶攘之初而師友講習之助學問淵源之益端不可無也錄之

齋先生吳與弼弱冠見侯洛淵源錄心慕道之及親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日玩經書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居鄉動必以禮四方未學

特四

者却其束脩不受善于啓迪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勵學者四人頌以聖為志學須以道為至進脩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讀論語竟造博文約禮孟子則求放心克四端中庸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馴至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先程而鄒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之也嘗嘆諸書箋註之繁無能直截上達故不輕於著述天順初忠國公石亨薦于朝命行人齋 勅書束帛造其廬既至授春坊諭德固辭不拜引見 文華殿懇辭以老 英宗皇帝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錄曰愚觀康齋之出處蓋有不得已者焉

夫孔子歷聘孟子傳食至聞大道之行與
三代之英喟然嘆息夫豈不欲如伊如呂
俾大君有志勢之美在我遂三聘之樂乎
不得已也享何人也以職則掌兵非求賢
之任以勢則柄權非安意之誠以時則充

龍非沉晦之日以德則耄老非和衷之任
苟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今觀 勅諭之言
始之誠意終之恩禮輝耀泠泠光明俊偉
彌愈有榮其視官職真猶獎蹠君臣朋友
之間可謂兩全矣

○白沙先生陳獻章從吳康齋學康齋教人多
舉伊洛成語白沙未有得也歸築一臺名曰
陽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原人罕見其面
物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所
謂戒謹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
夫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又累年始有所
得曰吾自此以後此心乃如馬之有銜勒隨
動靜應事接物參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
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
才與誠合而後治化可興其教人必先靜坐

以養其善端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
書籍而不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
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
為人耳斯理識時為己者信之詩文董未習
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

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
一意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自近而
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又語門人林光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
已此理于涉至大無有內外無有先後無一
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擲柄入手更有何

○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
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兒活計被孟子
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
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敬齋先生胡居仁從康齋得心學之正退而
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記誦
詞章為不足事專心於內以主忠信為本求
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

名齋端莊凝重履繩蹈矩與人交隱微幽獨
之際愈嚴愈密其詩曰謹獨切深切防微意
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四方及門者
衆築書屋曰禮吾曰南國監後講學嘗曰第
一怕見不得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

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於不知操存省改
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乎與上饒婁一齋
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麗澤相會于弋隄
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所著有居業錄敬齋
集取易脩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

○錄曰陳胡亦公之從康齋也一則以舉伊
洛成語為未以得一則從事於敬以得心
學之正然愚觀楊月湖答林緝熙書中云
白沙好作隱語所云康齋多舉成語教人
白沙惟求自得夫伊洛成語亦伊洛所自
得者後之人必欲以自得教人恐又生出
一弊又曰白沙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然
則今之學者欲求自得以何為主曰以敬
為主以何為事曰居業為事見之真求之
篤不患不居之安資之深既能免憚學之

累亦不致末流之失苟取之左右逢其源而又何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耶學者不可不知

一峯先生羅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不耻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

十四

十二

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麟鳳惡人見之如蛇蝎見一饑寒凍餒則傾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初為翰林脩撰會大學士李賢之喪 朝廷援例起復臺諫皆不敢言倫私告以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必欲 聖朝準富弼劉珙故李終喪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退居金牛山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亦知敬仰所交皆當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必曰青天白日云

錄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有由然哉 國家元氣自 列聖培養以至於成

化盛矣是故乾德開寶在前而有不在温飽之王曾慶曆元祐在後而有獨不戴花之君實惟不在温飽也而後正色立朝隨

十四

十二

之惟獨不戴花也而後孤忠自許隨之倫豈易得者哉狀元魁選何代無之屈指之間曾不多見而文選一疏尤見愛人以德今世以姑息豈非今古之一暢耶此其高官顯爵固不若青天白日之尤所難及也

○ 楓山先生章懋自少識趣高遠讀書學問與人交恂恂如也時在朝羅一峯莊孔暘黃仲昭賀克恭陸克深謝元吉鄭克脩咸好古慕義自羅倡章和咸相激勵直欲致 君於唐虞之盛一時氣象頓覺一新未幾因元夕張

燈公與莊黃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件 旨斥外聲望赫然京師稱三君子與羅通號翰林四諫公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繫於心務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

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嘗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曾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夫又須心小必有涵

有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錄曰自康齋力辭儲弼之任於是白沙不以檢職為榮一峯不以元魁為愛而翰林四諫三君子之名昭著於天下矣至於賀吉士亦聞風而起抗疏解官此何等時也

○ 上有仁明之 君下多真諫之臣然果何為而得之哉正由平日窮理涵養之功故立心廣大不以外物為意操存精密亦不以自足為心然則所謂狂妄者不能免勉以副之耳豈人能待之以薄乎錄者詳之

十四

十二

張元禎撰陳選先生墓表曰 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歎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公則何可議哉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

因自號克齋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勇於為之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居此官即欲盡此職行此事即欲盡此心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故

謂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宦轍所至無不感動巡江西至今稱頌南畿河南提學切切感慕廣東尤切怙恃去之日遮道擁留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故公名滿天下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曰陳某云

錄曰夫所謂人不能以薄待之者陳公士賢之謂也公致位未極入朝無妬忌之行而四方有公是之心若張東白正直忠厚恬然退處垂三十年出而際遇

孝皇所勸者正學所講者正傳祇因優寵眷注簡在帝帝心而人遂忌之然則康齋諸公誠不可無也以朋友切切悃悃義莫有難於此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將五

禮

君臣之禮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錄曰禮莫大于敬堯舜繼天立極史臣稽

將五

古正詞曰欽乃所以奉於天曰恭乃所以懋於已曰讓乃所以加於人其實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終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錄曰盛德大業其果與於讓乎觀諸堯舜之禪授天與人歸已有定命而猶讓之不置厥後舜命九官遂致濟濟相讓殿廷之間揖遜稽首若不遑舍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

南果有之乎曰否當時祇以舜讓于德弗嗣之言好事者遂創為之今觀典謨固自明白不足以傳疑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錄曰舜之讓不名者天位不可名也禹之讓指名者臣列則可名也萬世之下可想見藹然之氣象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錄曰何以曰直哉惟清乎夫不邪之謂直不濇之謂清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一定而不可易秩然而不可亂也若宋真宗謬為天書以矯誣上帝至加玉帝尊號紛紛不一則回邪而不直矣漢武帝立五帝祠又立太乙祠又立后土祠雜然並興則瀆亂而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違焉者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錄曰上古之時君勅而臣颺君庸而臣載
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
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
臣為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首起之風
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
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小雅宴之客之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
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耽我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錄曰頤之為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
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為卦也賢者
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
以和其心此隆古盛時能養能舉悅賢之

至古今相傳以為賓興盛典而我 明尤
獨重焉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
焉出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
歸德和樂而不滯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
已故願為之主司者能以是存於心以期

望天下之士必如王曾司馬君實為之士
子者亦以是存於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
日必如明道希文然後知 朝廷作養真
德實意非憊倦取其私恩小惠以視人姑
息而已也

周王之勞使臣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駘
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雛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
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駕彼四駱載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
歌將母來諗

錄曰愚於四牡且先王綱紀四方未暇矣
夫王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也不遑將
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也不遑啓處所以覺

天下之節也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
也將母來諗所以覺天下之慈也如是而
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也諷誦以
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也以為上下通用
之樂天豈無意而然哉若以為章使臣之

勤而無關於綱紀之義則大學始教宵雅
肄三何獨倦焉於是耶抑祇曼馬而已耶
周王之遣使臣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
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
咨詢

錄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
範上下之通義古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
臣也夫堯思日皐皐舜日不遑暇區區為
臣之職而可以為及乎是故不自滿倣禹
之懷靡及也望道而未之見文之懷靡及
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及也
靡及則虛虛則日孜孜而周爰咨諏所由

偏也夫訪善為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五者如不及也而猶恐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義嘉言罔攸伏咨也野無遺賢諏也亮采惠疇謀也群后德讓度也明明揚側陋詢

特五

五

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為訓而猶有謀臧不從不減復用若小旻之所譏者有自

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芮伯之所刺者嗚呼安得靡盬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

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戩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饋是用孝

饗榆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虞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饗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焉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錄曰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未嘗不正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後示我周行不為虛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後將母來論不為浪說進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而後周爰咨諏不為

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兄弟不為飾詞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神之聽之不為徒設然則臣之受賜者其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其曰單厚多益戩戩罄宜不為踴襲之詞日升日恒岡陵

特五

六

松柏不為諛妄之語以安定為天福天與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為神福神與君氣相屬也以質實為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構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君者無以踰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故歌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錄曰譽者上交不瀆下交不誑也處者安樂其心式燕以行也燕者手足腹心相待

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奏作于下騫而走出是不處矣王僚重鎧范增舉袂是不慈而惠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天子燕諸侯之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特五

七

錄曰蓼蕭之燕示慈惠也湛露之宴篤親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燕義云臣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曰臣卜

其書未卜其夜者上不明正道以道民而恒舞于官酣歌于室豈惟君人之過歟其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日語哉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曰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鐘鼓

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召兮受言樂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錄曰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也膏者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于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王燕飲賓客曰菁菁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我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錄曰小雅之有菁菁猶大雅之有棫樸也夫鹿鳴之禮賓興盛典故有瑟笙筐篚之設此章之禮晉接交歡故多喜樂悅懌之情采菽之錫諸侯備物故極車馬眾水之盛此章之錫仁賢為賢故假貨貝重多之喻至於汎汎揚舟猶其曰滄溟反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感美歟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周王之燕諸侯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錄曰鄭註云胥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

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庶民樂矣其於樂胥之義有所發明若但以為語詞何不言樂乎况詩中樂只甚多而樂胥獨此不可不致審也

諸侯之答桑扈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避福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祿綬之錄曰關關雎鳩與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何所取乎皎皎白駒賦之彰好德也乘馬在廐何所彰乎本之朱傳亦無所發參之小序未見其然必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則當如鳶飛戾天乃物各率其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為待其長大能飛而後畢羅取之以為交萬物有道也至云自

奉有節顧乃以莖之抹之起興乎其不類亦甚矣故不可以強通也

天子璣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曰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錄曰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二則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無為而治之氣象與舜恭己南面之意正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乎或曰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得以饗其樂詩之言即此意也此又不可不知

天子所以答魚藻曰采菽采葍之旨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駉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錄曰此武王選鎬之際君臣慶會萬世可想見也何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紆下之敬何嚴也若惠王以后之鞶鑑子鄭而反為所惡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齊威獨朝于周而反為所辱則與彼交匪紆者異矣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序王策命之詞曰釐爾主璫秬鬯一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錄曰一則曰虎拜二則曰虎拜者周自厲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王室蹶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虎者光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史遷作燕世家叙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未見釐侯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列諸國世次反又蹈襲史遷考詩則存江

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不但一召虎之幸也

論語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錄曰此孔子事君之禮宛然虎拜之家法也夫自周衰觀禮不脩王反下堂而見諸侯至齊桓公霸天子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非小失也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

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違衆之事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達况衆人乎此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非小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孔而下拜矣茲錄不及何也桓蓋倣之者也其倣仁倣義倣信又倣禮之名焉雖以宰孔尚不能欺而君子曾是感之歟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錄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